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甘誓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古者將欲整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尤嚴於軍旅故書有六體誓居其一焉大抵為誓師而作也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軍旅之有誓葢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謹其坐作進退之節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啓湯武皆有之甘者所誓之地故因以名篇亦猶牧誓費誓也啓者禹之子也有扈氏夏之同姓其地在漢之扶風鄠縣啓之與有扈戰其誓師也聲言其罪惟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初未嘗詳言其所以討之之故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亦但言其不服而已唐孔氏遂以謂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

見繼父以此不服此說亦但是以私意而臆度之其實未必然也案左氏昭二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所謂觀扈即此有扈國也唐孔氏載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是為有扈恃親而不服啓之政令考之楚語觀射父之言但云夏有五觀不言觀扈唐孔氏蓋是誤以趙孟之言為觀射父之言此雖小誤亦不可以不正也有扈氏之罪經無明文然趙孟以

比三苗徐奄則知有扈必是頑嚚不可教訓且恃險而不服者故啓率六師而征之其誓師之意與秦誓湯誓無以異故聖人録其書以為萬世法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名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唐孔氏以為啓之西行甘當在東郊融乃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啓誓師於甘之野當是親征至其地也周希聖曰天子之兵常隱於六鄉四方有變専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親征之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是天子親征

之比說是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案大司馬法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乃召六卿者王之六卿皆行也李子貞曰此所謂六卿非自家宰至於司空之六卿也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率其鄉之萬

二千五百人而為之將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即此卿也若以王朝之六卿即當用兵之時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於司馬故凡戰而言六卿者皆六鄉之六卿也此論得之六卿皆行而誓師於甘之野則是天子親率六師而征之也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故其戰謂之大戰蓋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強至於舉國而伐之是其勢將與京師抗衡而方伯連率之力所不能討啓之是行

也社稷之安危蓋係於此矣然則其用兵者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李校書論唐虞言咨之義曰咨之為言其後變而為嗟甘誓曰嗟六事之人亂征曰嗟予有衆湯誥曰嗟爾萬方有衆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蓋嗟者即咨之義也其名之則曰六卿其誓之則曰六事鄭氏謂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之戒左

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其說是也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蓋呼六事之人使皆聽予之誓言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此則聲言有扈氏之罪也五行三正說者不同據有扈氏夏之同姓也其驕蹇跋扈而不可制廢尊尊之義失親親之恩啓之聲言其罪而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言其廢三綱五常

而為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而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味此言啓之致討於有扈之辭可謂簡而盡微而顯矣蘇氏曰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以有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其論五行三正誠為切近然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蘇氏之說某亦未敢以為然也有扈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獲

罪於天而天絶之矣勦截也截絶謂殄滅之也天之殄滅有罪必假手於人啓為天子當命徳討罪之任不敢赦也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啓之為天子當命徳討罪之任不敢赦也於是率六師而討之豈以快一時之私忿哉凡所以致天之所罰也况同以孟子言燕可伐而伐之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乎應之曰可彼然而

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
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蓋非天吏則不可
以行天罰而為天吏則不可以不行天之罰故經載
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之罰為言者蓋苟非行天罰
而用兵則是志於殺人而已其何以為後世法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
啓謂我命所以討有扈者所以恭天之命爾之衆士

亦當恭我之命而無致失其坐作進退之節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一居右一居中車中左右主擊刺而馭者在其中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之左右各有其事而御者在中惟主馬之驅馳而已然此乃指凡常之兵車而言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

下在其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也此所誓乃六事之人非專爲主將而言故指凡常之兵車而戒之也攻治也在車左者不治其車左之事在車右者不治其車右之事與夫在車中者御馬而非其正皆不恭我之命者也蓋左右不治其事則足以致敗左右治其事而車中者馭之失其正則亦足以致敗左氏傳襄二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使宛射犬御廣車而行已皆

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若射犬之類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以是知左右乘車馬雖勇又在於御得其正也王氏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誓徒也御非其馬之正誓車也此亦一說然三代以來皆用車戰春秋所載列國戰爭皆用車而每車必有左右與御此所誓者曰攻于左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與左氏所

載相合不必分徒與車也夫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於車
而已又何必於誓車之外又誓其徒耶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左攻于左右攻于右馭得其馬之正是用命也故賞
于祖以勸之其或不然則是不用命也故戮于社以
威之蓋古者天子親征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
行用命則賞于遷廟主之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之

前示不敢專也賞于祖戮于社蓋尊祖嚴社之義也
案禮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又曰若無
遷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
以行蓋自以其遷廟主行載于齋車其無遷主則以
幣帛皮圭行固以致其尊祖之義耳於是而賞焉亦
所以尊祖也左傳定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蓋自其以社主行而祓社釁鼓固已致其嚴社
之義耳於是而戮焉亦所以嚴社也由其尊祖嚴社

故刑賞於此分焉先儒從而分為隂陽仁義之說則鑿矣遷廟之主與社主皆在軍中於是而賞之戮之則是不待乎班師振旅而刑賞固已行矣予則孥戮汝者此蓋言汝苟有不用命則非但戮及汝身將併與其孥子也謂戮及其妻子也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夫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刑是乃商紂與秦所以亡者也帝王之世豈容有此雖漢孔氏以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啓湯既有是言則是當時實有此

刑罰有不用命者必不免於孥戮蓋其所謂戮者非殺之之謂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楚子之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雖加鞭扑亦謂之戮也孥戮者猶所謂其孥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槀者是也夫從天子以征伐不庭而不用命則其孥之至於罪隸舂槀豈為過哉非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比也又漢

書王莽傳舉此言顔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為孥也說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泰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耶此一說理亦可通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兵不可去則誓亦不可去也夫驅民於鋒鏑戰爭之下苟不先為之誓戒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其有不用命者遂從而殺之是罔民也焉有仁義用兵罔民而可為也吳王闔閭欲試孫子以兵法出宮中美人百

八十人孫子為分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約束既布則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左婦人復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斬二隊長以徇於是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準繩規矩以為雖赴之水火可也向使孫子未嘗三令五申

乃欲戮其不用命者以徇其餘則彼亦且有辭矣尚安得而用之哉由是知國而不用兵則已苟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誓戒之言不可無也舜禹之所不能免也彼謂商人作誓而民始叛誥誓不及五帝是皆不達夫時變之論也

五子之歌　　夏書

詩大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蓋聲詩之作世之治亂政之乖和係焉文武成湯之詩所謂治世之音其政和也若幽厲平桓之詩所謂亂世之音其政乖也三百篇之作雖有喜怒美刺哀樂之不同其實皆所以正當時之得失而言未嘗不本於仁厚忠愛故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也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臯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

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學者於此當以學詩之義而考之經解曰温柔敦厚詩之教也學者能以温柔敦厚之言而取之於此篇之義則得之矣能求此篇之義則凡詩之美刺箴戒者皆可觸類而長之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太康啓之子也盤于遊畋不恤民事有窮后羿距之

于河不得反國故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者亦啓之子仲康少康是其二也此五人皆賢須待太康於洛水之汭不得反國情發於中不能自已故作此歌爾雅曰昆兄也此五人皆太康之弟而言昆弟者唐孔氏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蓋其五人自相稱謂非指太康而言若篇内言厥弟五人則是指太康而言之耳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孔氏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未盡其義薛氏曰尸如祭禮之尸居其位而不為也是故居其位而不能有所為曰尸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不敢有所為亦曰尸康王既尸天子是也此說善也蓋康王居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康王得以亮陰居喪而無闗及於萬幾之務故謂之尸天子而非其罪也至於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幾而莫之省是誠有棄其位之心也此言尸位與義和尸厥官

同蓋在其位而不為其事也以逸豫先儒以屬於上文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故其說有謂主以尊位而逸豫不勤據太康尸位是居其位而不能為只當作絕句讀以逸豫則連下文曰以逸豫滅厥德猶所謂以蕩陵德也君而滅其德則民懷二心矣故黎民咸貳民既貳矣太康尚不知懼乃盤遊而無節度此足以見其荒淫而不知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古之明君

非不為逸豫也與民同樂樂而有節則民聞車馬之音見其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及其不遊不豫也則有吾何以助之言蓋其遊豫則為民之所樂也如此今也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黎民咸有二心而猶且肆為逸豫以謂不恤則是固已自棄其天下矣欲免於危亡得乎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則言其盤遊之實事也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則畋于洛之南至於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為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令太康乃自肆於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案左氏傳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窮者有羿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如云有扈也后羿蓋羿是窮之君也唐孔氏引賈逵說文之言以謂羿帝嚳射官也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羿焉彃日烏解羽此言雖不經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

復人之名字據先儒之意蓋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此說為可信案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此逢蒙所殺之羿蓋又别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乃為寒浞所殺非見殺於逢蒙也以是知羿非有窮之君蓋是善射之稱也太康既自棄於天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故天下皆有叛之之心於是后羿因民之不忍而以兵距

之于河故太康不得還也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人君虐用其民而民叛之苟誠有惠我者則將攜手而歸之不暇也民既不忍太康之虐政相與叛之而羿於是時以兵距太康于河則是因民有叛之之心而為民所歸也是羿者一時之湯武也然而卒不能成湯武之功也者以羿亦一太康也魏絳曰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則羿之所為與太康實無以異也亦猶秦之暴虐而項羽亦暴虐其何繼秦而有天下乎而適當下民之欲叛太康於虛邪之時故羿得以乘閒投隙而用其謀雖與湯武同其實異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與上文不相接蓋太康之始出而遊畋也五子御其母以從至于洛之北則止而待之不與太康俱為遊畋之樂也穀梁子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夫會者所以講信修睦之禮也然猶必仁者守然後可以出今太康既棄其宗廟社稷遊畋于有洛之表而莫之恤矣然其弟五人皆賢

使此五人之中有一人焉而為之守則雖有后羿之變猶可以不亡其所以至於顛沛傾覆而莫之救者以五弟皆從空國而無人故也夫已則棄宗廟社稷而莫之恤雖宗廟社稷之所得賴以存者又皆從而去使之居無所能為之地將欲赴國家之患而勢不可得施太康之愚暗於是為甚矣五子之至於是也宗廟社稷將敗壞而覆亡而無復安存之理母子兄弟將離散奔潰而不可保危亂之至無日矣此其所

以咸怨也其怨也憂愁嗟嘆之不足於是情動於中聲成文而詩歌作焉蓋出於其中心之誠然慷慨感厲而不能自已也其作爲詩歌則必推原其禍之所由起太康之所以逸豫盤遊至於喪國亡家者惟其荒棄大禹之戒故爾是以五子之歌終始反覆惟追咎其荒棄大禹之戒而不能守以致於是史官推原其意而序之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可謂善明詩人之旨矣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

為作其原蓋出於此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蓋君子所創所守為可繼之道
也者雖歷萬世猶可以前期而為之至於子孫之賢
與不賢能繼不能繼則係乎所遭如何耳此雖一二
世猶不可以逆料也禹之謨訓可以傳萬世然一傳
而為啓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夏以之安再傳而
為太康不能遵守禹之謨訓故夏以之亡然而作歌
之五子皆啓之子也向使太康不為適子而此五人

者有一人焉繼啓以君天下則必能念大禹之勤勞遵守其訓以永其傳矣今五子不得繼世以有天下而太康有天下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亦如微子不繼商而紂繼之此商之所以亡季札不君吳而僚君之此吳之所以亂也雖太康亡然仲康卒能肇位四海少康卒能祀夏配天其所以然者以能遵大禹之謨訓不敢失墜而已此無他以禹之創業垂統誠萬世可繼之道故也使禹之子孫皆得如啓如仲康如

少康者爲天下君則其傳也豈不至於萬世哉書序
本自爲一篇漢孔氏以謂書序序所爲作者之意昭
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某竊嘗以謂
孔氏引序以冠篇首若湯誓大誥初未嘗言其所作
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
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其下則曰格爾衆庶悉聽
朕言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
黜殷作大誥其下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

御事此為得體蓋若此之類非引序以冠於篇首則
安知是篇之何自而作乎至於此篇自太康尸位至
書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序載此篇之作既詳且盡矣
而復加之以序曰太康失邦至作五子之歌又如旅
獒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至用訓于王
既詳且盡矣而加之以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若此之類則為贅矣亦如詩江有汜之序曰江有汜
美媵也至嫡能悔過也其義亦既盡矣又繼之曰文

王之時至嫡亦自悔也載馳之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至傷不能救也其義既以盡矣又繼之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至故作是詩也若此之類文義重複有前一段則可無後一段矣有後一段則可無前一段矣故孔氏引書序以冠篇首若康誥大誥之類則為得體若五子之歌旅獒之類則為贅是其所冠之序是非相半如前者不可以不論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唐孔氏云五子之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必是五子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詩歌之體一人之作則自爲一篇若出於一人之言者蓋詩歌肇於虞夏之世其體如此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義尤未足也臯陶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繼之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後其義乃足此五子之作歌其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夫失邦之怨末乃言國亡民叛雖悔之可追而不及夫謨訓之言史官總而序之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義乃備也雖其言不出於一人而其意則若出於一人者以其同也後世詩家有聯句體其原本此聯句者蓋其材有所不逮則不可得而强如唐人侯喜劉師服與軒轅彌明詠石鼎

詩畢知竭力終莫能近蓋以其心之所至者有所不同則形於言者不得不異也民可近不可下至奈何不敬此一章言君之所以為君者恃民以安不可以不敬民也自民可近不可下至若朽索之馭六馬皆是禹之言所以垂訓於後世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尊而親之故曰皇祖記曰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凡此所謂皇者皆尊而大之之辭也皇祖者猶言大祖也孔

氏以皇為君則失之矣夫君之與民以其勢而言之則其尊卑之際如霄壤之不相侔以其情而言之則其相須以安猶心體之相須以生也苟君民之情不合而徒以尊卑之勢相較則將渙然而離矣是故君民之分以情則合而安以勢則離而危蓋以情則近之故曰親以勢則下之故曰踈此實治亂安危之所係也禹之謨訓首之以一言曰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謂一言興邦此之謂也所謂民可近不可下者以民

乃邦之本故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蓋民心附則社稷固社稷固則君安矣故邦以民為本本既固則邦未有不寧者苟民心離則其本先撥雖强如秦富如隋亦無救於滅亡也以是知人君所以安廟堂之上享具無敵之貴無倫之富所恃者惟人心而已苟不以人心為恃而徒恃勢力以為安其勢力之所不至則匹夫匹婦之愚者亦足以勝之矣如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得而侮者

及其微行出獵求漿于逆旅媼媼曰無漿但有溺耳聚少年欲攻幸而得免以此見武帝平日儀衛之威彼愚夫愚婦特畏其勢力而不敢侮耳釋其勢則侮者至矣此豈非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乎是故為君尚失一愚夫一愚婦之心則怨之者不釋匹夫匹婦怨之不釋而衆怨於是乎生矣故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而天下之危必起於匹夫匹婦之怨斮朝涉之脛匹夫之怨也刳剔孕婦匹婦之

怨也而商由此而亡故為君者圖治亂於未兆使匹夫匹婦之怨無自而萌則本固而邦寧矣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言人君多失則致人怨矣其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亦不在於顯然過惡茍失於此者在毫釐之間必有怨之矣蓋人君之所據者天下之利勢也一嚬笑一舉措而生民之休戚利害係焉故損怨之道必

在圖之於未見之初苟怨之既形而後圖之亦已晚矣惟匹夫匹婦之愚者足以勝予而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又不在大則是人君之所處是誠天下至危之勢也懔危也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危懼之甚也朽索易脆六馬易驚則輪折車敗矣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外又有兩騑說文曰騑驂旁馬蓋於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為六也陸農師曰天

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此說可信案漢書梁孝王傳孝王入朝天子使使持乘輿駟迎孝王於闕下臣瓚注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天子副車駕駟馬據此言天子副車駕四則是盛則駕六如陸氏之說蓋可見矣此將言馬多則懼深以極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也朽索之馭六馬本無此事但欲見其危之甚耳亦猶晉人作危語曰杖頭數米劒頭炊百歲老翁攀髙枝盲人騎馬臨深池

亦無是事也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為人上其可不敬民哉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漢孔氏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此說是也惟禹之謨訓其所以垂示子孫者深切著明如此而太康奈何不知以是為戒至於失邦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申言禹之所訓敬民之實也為人君者在乎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苟以天下為憂則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舉天下聲色嗜好遊畋之樂曾不足以動其心此誠本固邦寧之要道也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嗜欲以供其耳目口腹之娛曾不以生民之休戚為念此所以積匹夫匹婦之怨以至於危亡而不自知也故此章又所以申前章之義也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

故但曰訓有之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從禽內作色荒惑嬖寵也外作禽荒外耽遊畋也甘酒嗜音者言好此二者甘嗜之而無厭也峻宇者言高大其室宇也彫牆者言飾繪其垣牆也凡此皆是咈百姓以從欲而足以致天下之怨故有一於此則未有不亡者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予焉能戰遂敗於滎澤為狄所滅夫衛懿公之所以亡者豈必兼此數者而後

亡哉惟有好鶴之一事耳而其受禍已如此之慘矣
而況太康之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則於是數者幾於兼備之矣欲其無亡得
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來保民兢慎故能享其安樂尊榮
今則不然所以底於滅亡也陶唐者堯之氏也范宣

子曰昔旬之祖自夏以上為陶唐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蓋自夏前謂堯之氏為陶唐冀方帝都所在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始都冀方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此三聖一賢未嘗失道故歷三百餘年號為極治之世至於太康乃不能守而至於失厥道失厥道則亂其紀綱既亂其紀綱未有不底於滅亡者蓋自古國家所以至於滅亡必自失厥道也唐明皇

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以致太平其治庶幾於正觀
及其中年荒於女色窮天下之聲色玩好以供遊宴
之娛於是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輩起而用事盡變
更高祖太宗之法度禍亂之勢已成恬不自覺及一
旦禍發幽陵長驅入關明皇倉卒西幸自長安至於
咸陽不四十里間而其平日所恃以為天子之勢者
一旦盡去矣於是晝無食夜無燈栖栖然乞憐於獻
豆麥之人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惟其失厥道而已

由是觀之五子之歌一章言民情之可畏天子之勢為不足恃二章言逸欲之為害三章言亂紀綱則底於滅亡此雖出於一時感激之意實為萬世有國家之明訓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此章又申言所以失厥道而亂其紀綱之事也我之祖有明明之德故為萬邦之君言居於蕞方奄萬邦

而君之也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所謂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曰典曰則者皆是其典章法度可以為萬世法者唐孔氏曰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言其所制法度之器也太史公曰禹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明甚也其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權衡者法度之所自出也五權之法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斤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闗通也和平也闗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舉鈞石則五權可推舉權則度量凖繩規矩凡法度之在天下者皆可見也於石曰闗於鈞曰和特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猶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曰同曰鈞曰角曰正亦但是變其文耳闗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矣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王府於是而富有也古之所謂理財之政不出於此至於後世然後剥膚槌髓之政興於是用聚斂之臣以為富國之術殊不知禹之所以能使王府富者惟在於關石和鈞而已夫禹之謨訓所以為垂統法度以明示於子孫者如此其詳而其子孫不能保守乃荒墜其已成之緒此其所以覆有夏之宗絶大禹之緒也孟子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三章言今失厥道亂其紀

綱則朝不信道矣此章言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則工不信度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其能免於覆宗絶祀乎羿雖以兵距太康於河而廢之然而卒立仲康其後羿篡相而奪其位卒為寒浞所殺而代之少康竟以一旅而興天下是以有夏之宗卒不覆而大禹之祀卒不絶也然而此章言云爾者蓋自其時而觀之意其必至於滅亡而無復有興復之望亦猶正月之詩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言其滅之之

道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何追

此章又結前義以致其情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歎其倀倀然無所歸也無所歸則死亡無日矣故予懷之悲夫以匹夫匹婦之怨猶不可犯況以萬姓怨憤之情而仇於予予將誰依以免於禍乎鬱陶哀思也忸怩心慙也言我負此萬姓每憂積於中以慙顔之

厚而心又忸怩也有又也孔氏曰慙愧於仁人賢士非也顔厚有忸怩但是慙於斯民而已既慙於斯民而顔厚有忸怩矣於是又斷之曰我則弗愼厥德於其始矣今雖忸怩而悔之何所及哉五章之義至是而足矣陳博士曰鬱陶則憂積於中忸怩則愧發於外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

之以為已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孔子曰詩可以怨蓋謂詩人之意温柔敦厚而不怨其言和緩宛轉引咎自責而不深咎乎所怨之人仁人君子之心於此可見高子曰小弁之怨小人之詩也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蓋幽王放太子宜臼而將殺之夫為子而將見殺於父人情之至痛也茍於是而不怨則是疏其父如路人也此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然而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其所以為仁人君子之怨也太康之邦宗將覆滅此五子之所以不能無怨然而其怨也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之親

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哉孔子於書取五子之歌於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尚書全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尚書全解卷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胤征 夏書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世五霸之戰伐不為不多矣而孔

子皆無取焉蓋以命自已出不由天子之命征率敵王所愾而往伐之其名曰征征者天子討有罪之辭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禹之於有苗胤侯之於羲和是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而往征之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后承王命徂征此皆奉天子之命而以伐有罪其用兵行師皆以義而動非五霸之摟諸侯以伐諸侯為敵國之相征也然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又適當至治之世禹之居攝奉舜之命

以徂征有苗雖其事則美然未見其爲難也至於仲康之嗣位適當有夏中衰之運羿以兵拒太康執其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仲康當此之時乃能命胤侯以徂征胤侯當此之時乃能奉仲康之辭以伐有罪彼羿雖挾震主之威擅竊國之柄不可得而制之者惟其兵以義動故也此誠天下之至難而仲康胤侯能之則其智勇之絶人蓋可見矣故夏史録其書以爲後世法其名曰胤征仲尼定夏書纔四篇而胤征在焉蓋征之爲言

正也以脩侯之征羲和奉天子之命而不敢專以為萬世法者也學者能以此篇之義而觀之則知孟子所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謂春秋無義戰者誠非過論也此篇雖以脩征為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自嗟予有衆而下皆脩侯誓師之辭也唐孔氏徒見此篇無誓字遂於六體之外增其四以為十曰貢歌征範貢者謂禹貢也歌者五子之歌範者洪範而征者則謂此篇也夫苟以征字為書之體則西

伯戡黎戡字亦當為一體乎漢孔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據漢孔氏之意蓋以謂書之體盡於此而已而唐孔氏則贅以為十甚失先儒之意此不可不詳論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古者官有大功則有官族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謂之重黎盖官稱也至於
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猶重黎也吕刑曰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是也羲和之命在堯之世謂之羲仲羲
叔和仲和叔盖以是四者為官稱也至於夏時掌天
地四時之官猶謂之羲和若此之類盖是以官為族
猶漢之倉氏庫氏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歷象正閏
餘以為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於此至於夏時雖羲
和之政尚存然有國邑且以沈湎得罪則是羲和之

官合而爲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和矣葢時異事變則其職任亦有不同者至於周時羲和之職不復有矣而馮相保章氏之所掌皆以中士爲之隷於周官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葢又輕於夏時矣由兹而降此職益輕太史公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主上所戲弄優倡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以此觀之則是羲和之所職者至於後世僅得不廢故也堯舜之時以此爲致治之

本而後世之於是官也至以卜祝鹵之優倡畜之此無惑乎其治効之不及於堯舜也湎淫淫之過也言湎淫於酒過差非度也惟其湎淫故身為司歴之官則至於廢厥職而不舉廢天時亂甲乙也故曰廢時亂日自古帝王盛時尤重歴象之事舜之居攝既受命於文祖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廵守四岳朝覲諸侯未遑他事而先之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使諸侯有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不免於誅戮矣夫

諸侯奉天子之正朔惟其時月之不恊日之不正則其罪至於不赦況乎歷象之官正朔之所自禀時月之所自出令也沈湎於酒而至於廢時月則時月之在諸侯者無自而恊至於亂日則日之在諸侯者無自而正由此一職之不舉而天下之時月日皆不得而恊也安能免於誅戮哉胤國名也顧命曰胤之舞衣即此胤國也胤往征之盖胤國之君奉天子之命而往征之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征之義蘇氏則案魏絳伍員之言以謂自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嗣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胤侯之徂征蓋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若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學者疑焉某常因蘇氏之論而考左氏傳所載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乎相之世相仲康之子也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於羿是則仲康之世羿之强威卒不

敢加無禮於其上其所以不敢加無禮於其上者則仲康有以制之也史官之序此書也其言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案唐書志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在仲康即位之五年而序書者首言肇位四海蓋推本其所以徂征之意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沈機先物奮其獨斷故於即位之始命胤侯以掌六師正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也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為威者既為胥后所得故羿雖有強悍之志終太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於廢時亂日意其欲黨於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為不軌之謀故胥后承王命以徂征而其誓師之言則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其意蓋可見矣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胥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於此

相之所以見簒於羿必是優游不斷浸失其六師之柄以至於此極也向使六師之權不失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簒哉蘇氏又曰書固有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此尤不然夫以春秋之為經為褒貶而作也故有非聖人之所取而存之以示刺者至於書則紀載帝王之實迹録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為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使胤征之事果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夫子存之於書略不見其所以

譏之之意其不思後世之亂臣賊子將以是為口實也哉蘇氏此言係乎君臣上下之大分不可以不辨惟仲康肇位四海者始踐天子之位也始踐天子之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而為大司馬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羿專廢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之志當此之時兵柄之得失國家社稷之存亡係焉苟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掌六師必於肇位四海之上蓋乘夫不可失之機如

曹操之於漢司馬懿之於魏劉裕之於晉蕭道成之
於宋蕭衍之於齊陳霸先之於梁楊堅之於周未有
不得其兵柄而能成簒奪之謀者羿之於夏所以懷
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逞者惟胤侯掌其六師之權也
仲康之沈機先物於斯見矣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蘇氏曰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於羿盖忠於夏也如
王陵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審如此說則是

羲和之罪誠爲可赦而嗣侯乃黨姦怙惡之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篇乃與王莽之大誥等爾聖人何以録其書於百篇之内以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並傳於不朽乎以是知羲和之廢厥職酒荒於厥邑當是時聚羣不逞之人崇飲於其私邑以謀作亂其罪不止於廢時亂日此胤侯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之也胤后胤侯也蓋以諸侯入爲王朝公卿故謂之后亦猶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

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自此而下嗣侯誓師之辭也嗟予有衆亦猶所謂嗟六事之人也葢嗟咨以重其事而勑戒之辭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謨臯陶謨是也然人君所以為法於後世者亦謂之謨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若伊訓高宗之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於後世者亦謂之訓如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此曰聖有謨訓葢是上古聖人為法垂教以示後世子孫者是人君之謨訓也明徵定保謂聖人謨訓為世明證所以安定國家此孔氏之說也不如蘇氏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葢明其休咎之證以定其保大之業也此說比先儒為長王氏曰其言可以明證其事可以定保據經言初無言與事之别王氏分為二說迂矣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人之謨訓所以明徵定保者盖君臣各盡其職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循職為務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君臣之道有勞佚詳略之不同故百官則各修其職以輔君而人君之謹天戒於上夫何為哉惟明其明德而已此下句所以結前之義而非別為一意也嗣侯之誓師首以此為言者盖使羲和能謹其常憲以修輔其君則仲康得以謹天戒而

明慎於上令也至於畔官離次而不知有日食之變則是廢人臣之常憲此危亡之徵也安能免於誅乎故其誓師首言及此惟人君之謹天戒必使夫百官之修輔故先王之世必常有以謹戒之使夫一介賤臣猶不忘於謹戒之意然後可與成就人君之明德而享天心也廢而不修仲康雖有謹天戒之心亦不得施君不能謹天戒於上臣不奉常憲於下矣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盖古者將欲布令以勑戒夫百官萬民則必用正歲之正月故先王將使百官修輔則亦必以每歲之孟春使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戒勑之也遒人宣令之官也周官無此官惟小宰之職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與此所載同意

者適人之官其在夏時亦為治官之屬宣達上之法令而布之於下者也禮有金鐸有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惟舌則有金木之異木舌木鐸也文事則振之金舌金鐸也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徇以木鐸其徇之言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前期而申儆之也官師相規者言貴而為官師者則朝夕納誨規正人君之闕失也規正人君之闕失而曰相者亦猶周公所謂胥訓誥胥保惠胥

教誨也工執藝事以諫者賤而為百工者各執其藝事以諫盖雖百工技藝之事而至理存焉茍能執其藝事以諫無非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唐穆宗問栁公權筆法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悟其筆諫也夫公權雖非技藝之人而其言乃幾乎執藝事以諫意者先王之時凡執藝事以諫者莫不然也夫上而官師下而技藝之事無不欲其規諫盖將成明明之德不可不資臣下之

助盖邱陵積卑以為高江海合小而成大一人合并以為公也其有不以規諫為意者則是不敬其君邦有常刑而不敢赦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於刑憲故往征之非是仲康妄興干戈以快一時之私怨也

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為禍大矣天子而沈湎於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太康商之紂周之幽厲是也卿大夫而沈湎於酒則喪其國邑若羲和是也夫人苟湎於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於喪國亡家其勢然也羲和之罪至於廢官曠職上干先王之誅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為之禍而已是以胤侯數羲和之罪所言曰惟時羲和棄其德而行

不修若木之顛器之覆而不能自立者惟沈湎喪亂於酒而已既沈亂於酒則畔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之位而莫之有也俶始也擾亂也天紀天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歳日月星辰厯數是也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曰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葢自堯舜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葢於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甞亂至於
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還其私
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夫羲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盖先王
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之所不容與衆人
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

暴白於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誅也亦猶鯀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凡此皆順因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

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於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至於日有蝕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為不然以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

會必合於黄道赤道之間或髙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説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於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説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於房為非日食至其論弗集於房之義則以為歴誤

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今也弗集於房者則是歴之誤非日食也夫歴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歴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歴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歴志論辰弗集於房之義以謂案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僭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

隐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為可行案漢書帝紀西鑾北夷頞耒集睦顏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於房其為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為集睦之輯葢日月不相輯睦於其所舍故得有食孔氏曰集為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為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為輯睦之輯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為房星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

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慎疑寧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説則以房所次之舍其説為長據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皡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所舍之次也辰弗集於房蓋謂日月不集睦於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於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為變也大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案左傳

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則是古者當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也瞽樂官也奏鼓者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衎衎與此義同者食必奏鼓曾氏曰日食隂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做隂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王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

常爲鄉嗇夫則是知役之賤者此篇適人與嗇夫考之於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曾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月之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者蓋所以供此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

戒以恐懼脩省於上而嗇夫庶人尚且馳驅奔走於下以從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羲和親為歷象之官乃沈湎於酒安於其邑而罔聞知也尸者不言不為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羲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羲和之官者使之仰觀夫日月星辰之運行以候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於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令也羲和畔官離次俶

擾天紀遐棄厥司於季秋月朔日有食之而曽莫之知則天象於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不能相規工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盖日食之變有交其交會過險之常數歷家所可得而逆推之也使羲

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於仲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答天意而銷弭天變於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於日既食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猶罔聞知其為不恭孰大於此使仲康舍而不誅安得為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羲和既不修其職至於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舍之而不誅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鈞矣故仲康命胤侯以征

之其征之者盖所以祗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也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朔晦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象乃以癸亥

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以具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歷象之事然歷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於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嗣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之罪於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以至於昏迷

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勑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周官冡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冡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胤侯掌六師為

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為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軍馬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前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

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葢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胤侯誓師之意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前既言政典先時不及時之誅以誓師矣此遂告之以徂征之意謂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葢先王之克謹天戒則其臣之守常憲者以先王之心

為心亦所以事闕天命也羲和湎淫不率其職以干先王之誅是不以先王事天之心為心不惟得罪於君亦得罪於天矣故胤侯之征蓋所以奉天罰而不敢專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嗣侯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夫諸侯敵愾之義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

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我之征羲和既以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為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此則告以所為弔伐之意也蓋言火之焚於崑岡不擇玉石而焚之無所辨於美惡也羲和誠有罪也茍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善惡而並戮矣其為害也又

將甚於猛火非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令我之徂征惟殲其渠魁之害而罔治其脅從之黨凡舊染於羲和之俗則咸與教而惟新之此蓋王師弔民伐罪之意也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號為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不過若此而已彼項羽入秦關坑秦降卒數萬人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此豈非所為天吏逸德烈於猛火乎胤侯之數羲和之罪其始也但言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而其終篇乃有及於

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以是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羣不逞之人崇飲於其私邑圖爲亂黨將以助羿而爲亂故曰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也若使羲和之罪止於廢時亂日則其執而戮之是特一法吏之事耳何至率六師而征之乎然其征之而不正名其惡者蓋若正名其惡則當窮治黨與耡根浚源而戮之而仲康之勢未有足以制后羿之命故特治其廢時亂日之罪而已夫羲和有脅從之黨舊

染之俗而且與后羿同時胤侯之征也其誓師之辭指羲和且謂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是羲和之黨於羿而胤侯之忠於王室其事甚明而蘇氏乃以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二己者以為比其謂蘇氏之說經多失之易者此類之謂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王氏蘇氏二說大為穿鑿據此二說而考之皆以威為刑罰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故其說如此殊不知所

謂威者非刑威之威乃果斷之威也所謂愛者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也以果斷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有濟矣古人有得之者孝宣之綜核名實光武之總攬權綱是也以姑息之愛勝其果斷之威則陵夷大壞必至滅亡信乎其無功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孝元之優游不斷孝成之威福下移是也羲和之罪至於有脅從之黨舊染之俗且將與羿為亂矣苟舍之而不誅是區區於姑息之愛也豈所以為安全之道

哉善觀古人之言必推本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一概論也威克厥愛允濟若以此威為刑威之威愛為仁愛之愛此誠申商之言也豈詩書之訓哉

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戒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巇肆為桀驁而莫之奈何是以大有為之君當夫

歴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茍非赫然奮其乾剛之斷
未見其有能濟也唐自肅代以来一切行姑息之政
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或聽自擇帥其驕子
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
為不憚用兵以剪鋤强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
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淮蔡莫不率服而唐
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憲宗雖以剛果
為政而子孫不能率至於穆欽文宗之世又以姑息

為政藩鎮復强而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胤侯以征羲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强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為政寖失天子之權綱卒為羿所簒而夏終於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

汝方

尚書全解卷十三